

●美文阅读

爱“拼”的父亲

/ 赵自力

父亲一双粗大的手，似乎有些笨拙，做出的东西却常常让我们眼前一亮。

上小学时，有一次父亲带我进城，我第一次坐了旋转木马。让我顿时开阔了眼界，原来还有比木枪、泥巴更好玩的东西。回家后，旋转木马成了我跟伙伴们久谈不厌的话题。有次父亲问我，“六一”儿童节快到了，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，我脱口而出说是坐旋转木马。没想到父亲当时说：“没问题，我给你做。”我怀疑耳朵听错了，不会木工的父亲，怎么会做旋转木马呢？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拼了呗，等着坐就是。”

我知道父亲的性格，说到就要做到。果然，父亲每天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干净，就去柴房琢磨木马的事。木马可不像木枪，需要的木材多，还有设计上的一些技巧。父亲倒也不着急，想不明白时就放放，想通了接着去鼓捣。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柴房看父亲的杰作，感觉就是一堆木头，怎么想都不觉得像木马，不禁有点失望起来。可是后来发生了转机，父亲从街上买回了转轴，那些木头可以转动了，一下就有了旋转木马的感觉。父亲趁热打铁，做了几个木马，用电机带动旋转，坐在上面居然还有点像那么回事。那年的“六

一”儿童节，全村的小朋友都来我家坐旋转木马了，大家都说那是最好的节日礼物。

我有了孩子后，回老家就少了一些。孩子对农村却格外好奇。为了留住孩子的“芳心”，年过六旬的父亲，硬是“拼”了。在院子里挖了一口小池塘，四周铺了鹅卵石，还建了凉亭，做了秋千。小池塘里一汪绿水，父亲不知从哪儿买来了锦鲤，这可把孩子的心一下“勾”住了，只要有假就嚷着回老家。别说孩子，我们的心也被父亲的“硬核”俘获了。那锦鲤越长越大，根本就不怕人，见我们在池塘边一坐，就游过来讨吃的。孩子顽皮，光着脚让鱼舔，一边咯咯咯地大笑着。在院子里挖池塘，别说见过，听说的也不多。但父亲做到了，不断拓展延伸多种功劳，为了我们，他也真够“拼”的。

北京举办冬奥会那年，老家下了一场雪，父亲继续他的“硬核”创作，成天在屋后的小山坡上鼓捣着，硬是做起了一个滑雪场。我们一个带着垫子，坐在滑雪场上往下溜，又安全又过瘾，好多人都是尖叫着滑下来的呢。看着我们开心地玩耍，父亲在一旁欣慰地笑着。

大家都说，我有个爱“拼”的父亲。我知道，父亲“拼”出来的都是爱。

来自泥土的呼唤

/ 张晶喻

油菜花开的季节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站在花田里，郑重其事地吹着一支陶笛。他的技法同这初绽的花苞一般，显然还很青涩，一串音符重复半个钟头，仍旧连不成圆滑的弧线。

三月正午的阳光已有些灼热，踏青的人脱下外套盖在头顶，昏昏欲睡。蜂蝶各去忙碌，只有密密的一团飞虫挤在身边，喋喋不休地讨论油菜的长势。

打个盹儿的功夫，太阳已失去了威力，吹陶笛的孩子仍在原处站着。他的红色外套已脱去，白毛衣上是一件天蓝色背心，紧裹着那圆滚滚的小肚子。

“该走啦，回去做饭呢！”远处的人喊道。

“最后一遍！”孩子回应道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把陶笛提到胸前。低眉、颌首，指腹轻搭按孔，双唇浅含吹口，一个音符便从那小小的器具中钻了出来。随着手指有节奏的起落，高低不同的音符接连蹦跳而出，它们被恰到好处地换气划分成好几串队伍，一队接一队地跃进油菜花海，翻起大大小小的浪花。轻快明亮的旋律惹得阳光也兴奋起来，腾跃在朵朵花冠之间，洒落金光点点。

才一中午便进步这样快！我们都夸赞起这个小男孩。待他将挂绳从脖颈取下，仔细擦拭完陶笛后，便上前表达了赞许，并得知了那充满田园诗意的曲名——《日光稻香》。

“学学嘛，很好吹的。”孩子冲我笑道。

“我呀，不行不行……”作为一名乐器小白，我很有自知之明。

几天过去，那首曲子的旋律仍被我记在心上，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，连手指也在舞动。我在手机上搜到那首歌，又顺带听了许多陶笛曲，有欢快的、悠扬的，有清脆婉转似鸟鸣的，也有郁郁伤感如呜咽的。听《故乡的原风景》，想象自己身着单衣、负长剑，孑然一身行走江湖；听《女儿情》，柔肠寸断、情丝百结，一曲罢、泪沾襟；听《森林狂想曲》，林间万物在眼前恣意生长，薄脆的阳光从树顶掉落到厚厚的青苔上，碰撞出流水的声响；听《千年风雅》，历史

的画卷一展无垠，金戈铁马的岁月踏沙而来，待尘烟散尽又乘月而归……

我入了迷，迫不及待地买来一支陶笛，自学起来。近一个月的时间，这精巧的乐器仅能发出刺耳的“呜呜”声，嘲讽着我的愚钝。好在那些百听不厌的陶笛曲鼓励着我，才有轻言放弃。两个月后，我惊喜地发现，一些简单的小曲子从指缝溜了出来，熟悉的流行歌用陶笛吹奏也别有一番韵味。空闲的时候，到河边看着自然风光，吹起我心爱的陶笛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实乃人生乐事。

陶笛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六千年前的“陶哨”，是中国陶笛的鼻祖。在中国古代的八音分类中，与现代陶笛相似的“埙”隶属“土”音，同样是用陶土制作的乐器。而如今风靡各国的陶笛，最常见的是潜艇式十二孔陶笛，由源自意大利的奥卡利那笛演变而来。

相较于其他大多数乐器，陶笛简单易学、小巧轻便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。随着陶笛产业的壮大，它的造型日益丰富，外观纹样从古法素烧到手绘青花、从冰裂瓷纹到雕花上釉，如同一件件工艺品令人爱不释手。陶笛的音域与腔体大小密切相关，高音笛轻巧秀气，如一只小鸟被捧于指尖，唱着高亢嘹亮的歌；低音笛体型庞大，如抱一块磐石于胸前，讲着厚重古老的故事。

由陶土烧制而成的它，有着别具一格的音色。不似钟、鼓浑厚，不比丝、竹清脆，陶笛的吟咏无论欢快活泼还是忧伤落寞，都有着泥土的伴唱。那曾经被华夏先民制成过陶盆、陶罐的泥土，惊奇于自己也能歌唱——它养育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，却从未站上高台领奖；它目睹了千万年的风云变幻，却依旧波澜不惊。当你吹奏它时，那小小的腔体便汇聚泥土深处的谦卑与从容，道出一番值得深思的低语。而你，更是惊奇于自己参与了这天地间的歌唱。

经历了和泥、塑形、开孔、校音、绘彩、上釉、烧窑等无数道工序，泥土被赋予了全新形态，亦保有着原始本真。去吹响一支陶笛吧，静听来自心底的歌！



倩影 汤青摄

我的母亲

/ 孙丽荣

我的母亲虽然老了，可在我心里，依然还是那么美。母亲端庄，贤淑，通情达理，还有一双灵巧的手。

我有两个叔叔和一个姑姑，父亲是家里的长子，所以生活的重担就落在父亲和母亲身上。听母亲说他们刚结婚不久，奶奶就病逝了。那时候，我刚出生，姑姑、二叔、小叔都还小，母亲从那时起，就肩负起了家庭重任。

每天起早贪黑做饭，洗衣服，还得照顾姐姐和刚出生的我，母亲伺候一家十来口人，多么不易可想而知。

有一个亲戚曾给母亲出主意，让父亲母亲分家出去自己过，不用管那三个没妈的孩子和爷爷，不那么挨累还能攒下钱。

母亲不忍心扔下三个孩子，自己过好日子，在母亲的心里总是想，啥时候给大姑、二叔和小叔都成了家，再为自

己考虑。

寒来暑往，就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，叔叔和姑姑都慢慢地长大了，母亲给大姑选了一户好人家嫁了，也还挺幸福美满的。接着，托亲戚朋友给二叔说媒，二叔也娶了二婶，二婶也给二叔生了孩子。二婶坐月子，母亲像婆婆一样照顾二婶，甚至比婆婆都关心她，二婶年纪小，不会针线和家务活，母亲就手把手教她，从没和二婶吵过架。

再后来，小叔娶了小婶，母亲的心愿终于完成了。于是，母亲说这一大家子，难免有个磕磕绊绊，到那个时候分家就不好了，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出来自己过日子了。他们除了我们四个孩子一无所有，母亲继续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，也累出了一身病，常常腰腿疼，现在犯病了，都会疼得下不了地，全靠父亲照顾，但是

母亲从没后悔过，反而觉得心安。

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，能裁能做，经常接一些裁剪的活儿通宵达旦地做，挣钱贴补家里的花销。母亲心地善良，看见老人和家里困难的乡亲常常都不收钱。

尽管母亲这么辛苦，可我们四个都上学，家里还是承担不起学费，我看见母亲在偷偷的流泪，一直没说出那句不让我上学的话。我是姐姐，父母养我们不容易，我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的梦想，开始了学种地，做针线，做家务，分担母亲的担子。

花开花落，年复一年，弟弟不负重望，考上了大学，也有了理想的工作。我也有了一个幸福满满的小家，晚年的母亲开始享受天伦之乐。我爱我的母亲，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平凡而伟大。

母亲眼角的笑意

/ 林钊勤

对于母亲，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眼角的笑意。

小时候，看邻家孩子穿新衣服，自己便哭着闹着要。母亲就给我织毛衣。母亲手艺好，那针脚，如同母亲的爱一样绵密。不知道母亲缝制了多久，也不知母亲是否被锋利的针尖扎伤了多少次，只记得，母亲将毛衣穿在我身上时，我发自内心的感到满足。毛衣虽然不及市面上的那些精美，却异常温暖厚重。

那毛衣我至今保留着。离家外出后，无论是求学，还是打拼，走到哪里，都要随着行李一起带去，犹如母亲在我身边一样。说起此事，母亲总是笑我，那么大个人，却还带着小时候的毛衣……

母亲嘴上说我，眼角的笑意却是藏不住的。

工作之余，我经常和母亲视频聊天，母亲老了，眼角的皱纹又多了几分。我知道，母亲的衰老，来自于她对孩子的牵挂。在视频里，我看得出，母亲很想念我，即使她嘴上不说，但话里话外都是我。自从工作后，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好好工作，与他人好好相处，不期望我们赚到多少钱，只希望我们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有空了就常打个电话。另外，家里不缺啥。

是的，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家里不缺啥，却少了我。

我大约有两周没往家里打电话了，母亲很想念，便主动打过来，却又怕打扰我工作，

只是简单说了几句，一切都好，身子骨也硬朗，随后便是叮嘱我的那些话，之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我深感愧疚。一直以来，我常常忽略了关爱母亲。我当即请了假，处理好工作，买了当夜的票，只想给母亲一个简单的拥抱，或者吃她包的猪肉大葱饺子。

当我到家时，满脸的喜悦与慌乱，还不住地责怪我不提前说，她也好准备准备。

母亲笑着，眼睛有些湿润了。随后，又不停地说起话来：工作做好了吗？回家不打招呼，让人不省心……我细看母亲，我发现母亲两鬓的白发、额前的皱纹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五味俱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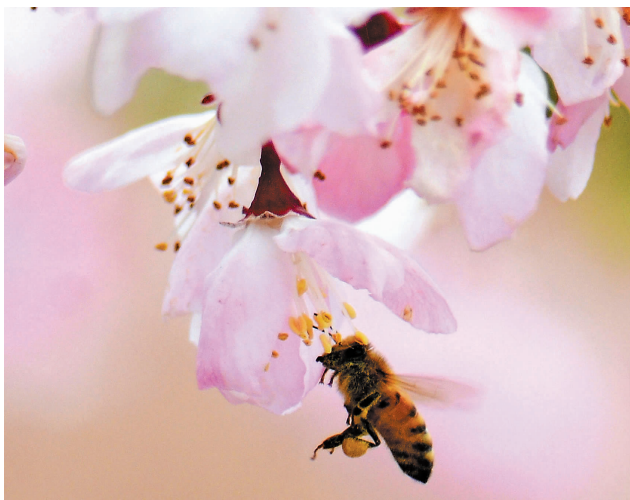
夜晚，睡在老家的旧床上，盖着母亲套的床被，淡淡的清

香，让我睡得格外香甜。在梦里，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。我看见母亲在为我织毛衣，我看见母亲在菜地里摘菜。而我，在门口，在田间地头，吃着雪糕，喝着糖水……有母亲在身边，是那样的安心。

无论我们变得如何，母爱总是亘古不变地陪伴着我们。当我们想着去报答时，却发现竟是如此平常，仅仅是吃她包的饺子，陪她说话，听她怪我不省心，听她说生活琐事……

这让我想起一段老话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在外打拼，确实很忙，但也不要忽略了最温柔的母亲，更多时候，母亲是不擅言辞的。经常要记得问候一声时刻牵挂你的母亲，常回家看看。

母爱如水，如生命之水，绵延不绝。



春意浓浓 李陶摄

●诗笺

五月

/ 江云英

与春别离
与夏邂逅
一首初夏的散文诗
正如火如荼的酝酿
每一个字符
都蕴藏着人生的哲理
每一行墨笔都是希望和梦想的组合

昨夜那场微凉的夏雨
让一株茉莉花在暖香中萌生了绿意
天边的那一片彩霞
燃尽了这场雨的忧伤
让这个被晕染的初夏小城
显得如此唯美

黄土地

/ 颜行

我们是你结出的籽
离开，为了供养360行的希望
后来，深埋你的怀抱时
才为后辈留下一丁点儿思想



油菜花开

/ 刘伟雄

在油菜花间，一块春天的石头
隐秘生长
我寄居在油菜花的身体里
继承着痛苦与快乐

窗

/ 董小翠

晚风盘坐在阳台一隅
月影微醉，爬上格子
尽赏人间风月

落寞

/ 大江东去

你还是出门走了
关门声，重锤一般
敲碎了一切

二月的小雨

/ 诸金龙

没有羁绊，缥缈自然
我也想，像你那样简单地
抵达万花盛开的温暖与温暖

眼神

/ 静听松涛

从第一次见你的眼神
我白天黑夜揣摩
直到地老天荒